

## 爱的几种样子

小作家:海淑窈  
吴忠市红寺堡区弘德希望小学二年级(1)班  
指导老师:胡静

### 那一刻,我长大了

小作家:裴宥嘉  
兴庆区第三十二小学五年级(4)班  
指导老师:潘慧芝

成长就像一颗悄悄发芽的种子,在不经意间破土而出。以前我总以为,长大就是长高、变强壮,直到那个雨天,我才真正明白:长大,是懂得与感恩。

三年级的一天,去学校的时候还晴空万里,临近放学时,乌云却如潮水般涌来,天空瞬间阴沉下来。紧接着,豆大的雨点像断了线的珠子噼里啪啦地砸下来。“丁零零”,放学铃声响了,雨越下越大,我没带伞。正趴在窗台上发愁怎么回家时,我注意到路口有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。是爷爷!他弓着身子,撑着雨伞,在大雨中踉踉跄跄地往校门口走,我又心疼又着急,担心大雨会淋湿爷爷,连忙背起书包朝校门口跑去。路上积水很深,很快淹湿了我的鞋子。走到爷爷身边,我才发现,他的裤腿和鞋子早已被雨水浸透,紧紧贴在腿上。爷爷连忙把伞往我这边倾斜,我们紧紧靠在一起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了家。

那一刻,我觉得自己长大了。爷爷冒着大雨在校门口等我的身影永远刻在了我的心里。原来,长大不是年龄的增长,不是身高的变化,而是在一瞬间懂得心疼家人、学会感恩。那场大雨淋湿了爷爷的衣裳,却照亮了我成长的路。从今往后,我要学着独立、懂事,不再让长辈为我操劳,用自己的行动,去守护每一位曾经守护我的人。

爱是一个温馨的字眼。它藏在生活的缝隙里,藏在那些看似平常却意味深长的瞬间中。在我的家里,爱有着不同的模样——有时是一句温柔的谎言,有时是一次狠心的转身。

#### 撒谎

那天夜里,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。墙上的时钟已指向10点,爸爸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。

客厅里传来轻微的响动。我悄悄起身,看见爸爸靠在沙发上,手机屏幕的亮光照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。

“爸,你不累吗?”我轻声问。他抬起头,笑了笑:“我给学生的家长回个消息,你快去睡,明天还要上学。”我乖乖回了房间。可那道门缝里的光,迟迟未灭。我忍不住再次探头——爸爸正戴着耳机,把音量调到最小,全神贯注地看着教学视频。

原来,他说的“回消息”是一个谎言。这个谎言里没有欺骗,只有深沉的父爱:他不愿让我担心,不愿让我看到他疲惫的样子,只想让我安心入睡,精神饱满地迎接新的一天。

父爱不像母爱那样细腻直白,也不像友情那样清甜爽口。它更像一杯浓茶,初尝微苦,回味却甘醇悠长;又像夏日的白杨,沉默地撑起一片阴凉。

#### 残忍

小学二年级开学的第一天,妈妈把我送到校门口。

“你自己进去吧。”她说。我攥着书包,望着眼前陌生的校园,双脚像生了根。“妈妈,你送我到教室门口好不好?就这一次……”我仰起头,眼眶已经红了。

妈妈摇摇头,转身离

开。她的背影那么决绝,一步一步,没有回头。我站在原地,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拐角,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

我抽噎着走进校门,凭着记忆寻找教室。走廊那么长,窗户透进的光那么刺眼,每一个擦肩而过的同学都让我更加惶恐。终于找到二(1)班时,我的脸上还挂着泪痕。

“报告。”我怯生生地站在门口。老师和同学们都看向我。我低着头走到座位,手指紧紧绞着衣角,眼睛却忍不住瞟向门口——我多希望妈妈突然出现,告诉我这只是一个玩笑。

就在这时,我看见了门缝外那双熟悉的眼睛。是妈妈!她半蹲着身子,从门缝里偷偷望着我,目光里满是心疼和牵挂。原来她从未离开,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守护着我。

下课铃响,我飞快地冲出去,扑进妈妈怀里。“孩子,你能自己找到教室,真棒”,妈妈摸着我的头:“妈妈不是狠心,是想让你知道,你已经长大了,可以独立面对新环境了。”

那一刻,我忽然读懂了这份“残忍”背后的深情。它不是冷漠,而是用心良苦的托举——松开手,是为了让我学会自己走路。

#### 尾声

如今想起这些往事,我终于明白:爱的样子从来不止一种。它可以是温柔的拥抱,也可以是转身的背影;可以是坦诚的话语,也可以是善意的谎言。无论哪一种,都是父母用他们的人生智慧,为我铺就的成长之路。

而我,在这爱的滋养中,渐渐长成了能够独自面对风雨的模样。

## 笑声

小作家:王芊越  
兴庆区第十九小学六年级(6)班  
指导老师:田鑫

课桌上一片乱七八糟,上面写着一些字,还用水彩涂得花花绿绿。站在桌边的胡秋眼眶里含着泪珠,无辜地站在过道上,双手使劲地拽着衣角,手心沁出一滴滴汗水。在大家的议论声中,她的脸色变得惨白。

一个没什么眼色的男生嬉笑着走过去打趣道:“胡秋,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干的?”他边说边朝我看过来。站在原地的我呆愣了片刻,脸上满是慌乱,脑子就像被搅成了淡黄色的蛋液一样凌乱。我看着胡秋涨红的脸,不知该说什么,心里想到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。“我……不是……我”,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那个男生打断了。“你整天和胡秋走那么近,能干出这种事只有你!”他一脸肯定地说道。周围的议论声此起彼伏,就在这时,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:“不是她!我相信我的朋友,而且我的朋友轮不上你来指点!”那个男生虽一脸不服气,但还是悻悻地走开了。

我看向胡秋,发现她也在看着我,忽然,她笑了:“小芊芊!咱们去找老师问问吧?”“好呀!”我搂住她的胳膊,她也紧紧拉住我,我们一起向老师办公室走去。

最终,我们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:原来是美术班缺桌子,就临时用了胡秋的桌子。之后,我们一起去清洗桌子,我故意把泡沫抹到她脸上,她也不甘示弱,一把将泡沫涂在我鼻子上,水房里瞬间响起了一片欢快的笑声。